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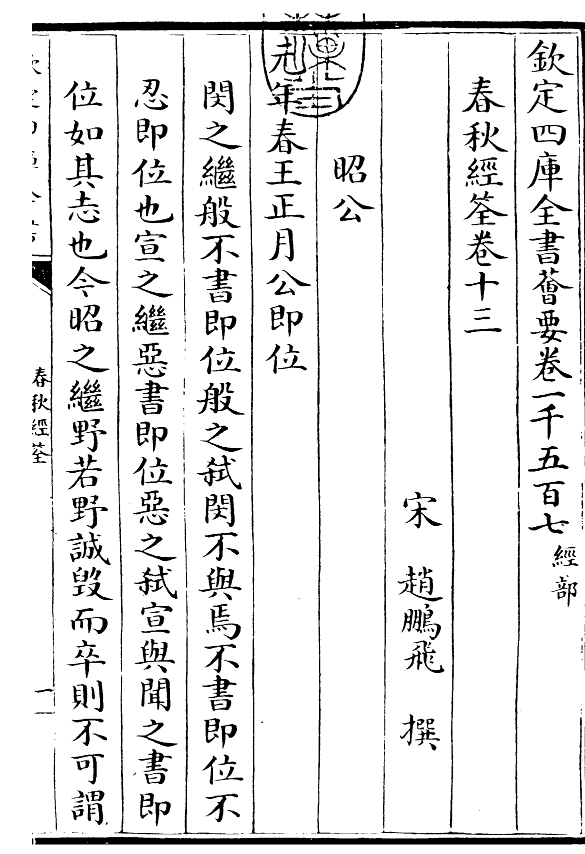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三

宋　趙鵬飛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之繼般不書即位般之弒閔不與焉不書即位不忍即位也宣之繼惡書即位惡之弒宣與聞之書即位如其志也今昭之繼野若野誠毀而卒則不可謂

繼故繼繼正而書即位正也若野之卒如惡之弒則亦繼故矣繼故亦書即位與乎野之死也吾固不忍誣人以惡然子野之卒不地與子般子惡同聊一疑之以俟識者考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趙文子前為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於今六年内外無干戈之役諸侯安之今盟之既久楚魯蔡衛皆已

易世文子懼繼世之君不尋前好而寒宋之盟於是率諸侯之大夫而為虢之會申舊好讀載書不歃血具信已著於宋之盟也此雖出於大夫而為天下之利大矣君子不可以無褒故小大以國列濟濟有序而不盟不誓此誠當時之所難也宋之盟齊不與而此國弱亦會之利在天下雖大國亦知其不得不從也然宋之會蔡先衛而虢之會衛先蔡蓋晉楚雖合諸侯各有所主齊宋鄭衛曹主於晉陳蔡許主於楚

宋之役晉楚初好晉遜於楚以楚之與為先故蔡先衛令之會晉楚久合諸侯和會楚遜於晉當以爵列也故衛先陳蔡此又足以見晉楚交歡諸侯戢遜為有禮也若陳公子招或書弟或書公子書弟者家事也志其私也書公子者國事也志其公也無用多説

三月取鄆

鄆莒之附庸也魯乘莒之亂而取之其惡著矣不書伐與昭四年取鄫同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

鄆邑未有書入者入極入向入滑皆附庸之國書救台入鄆則爲莒之附庸審矣然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救台遂入鄆與此取鄆叔弓疆鄆田是也取之莒也一近齊城諸及鄆齊侯取鄆歸鄆讙龜隂田是也本魯田也然説者疑令之取不繫之莒以爲非東鄆蓋不知其爲附庸而誤以爲莒之邑耳取附庸亦國矣何必繫之國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弟者親親之義以親親而奔罪秦伯也秦伯以千乘之君不能容一弟鍼之書弟非鍼不弟秦伯不能弟爾與陳侯之弟黄同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尺布斗粟之譏況微春秋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僖文之世狄實横于中國齊宋魯衛皆罹其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

息令諸侯未見狄患而荀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太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于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則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誒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密州之弒去疾固懼禍出奔展輿繼立以義察之二

子均惡也父既弒去疾不能有莒而奔齊固不子矣展輿繼立而不能討賊庸為有父乎故去疾雖世子而不書世子不足以世也展輿既立踰年而不書子不足為子也故曰二子均罪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既取鄆則田固魯田矣安用疆之疆之則然矣安用師師脅之用是知取鄆非西鄆也近莒之東鄆也魯乘莒之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

之其惡甚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經書卒而傳以為弑吾所不曉説者乃文其説比傳而叛經吾不知使後世無傳則安知楚子為弑不知楚子為弑則是春秋庇天下之大逆也未聞聖人作春秋而庇大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子麇卒而公子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子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謂黒將作亂而殺之則殺之得其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耶則黒之亂君必有以致之者春秋不

誣人以罪不有以致之聖人豈以國殺爲文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八年公如晉公在晉也而晉侯乃置公于國而外會季孫宿于邢丘以襄公之幼弱會襄公不若會季孫也令公即位而朝于晉晉侯拒公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以昭有童心得公之朝不若得季孫之聘也于時季氏專政昭公特主祭而已昭之失政固也而晉主諸侯豈得輕人之君而重人之臣哉奬其

臣以沮其君不可以訓故至河乃復為辱大矣而不為之諱責不在魯也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令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秋小邾子来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今之六月冬則今之秋也夏旱秋潦陰陽之沴極矣

北燕伯欵出奔晉

北燕未嘗通中國自齊高止奔之不數年而北燕亂雖燕伯之罪不可得而知吾疑高止有以誘其為惡也以中國之制治夷狄則其制不能不擾擾則民患

之故燕伯内不能容以出奔焉然齊晉魯皆北燕之鄰不奔晉魯而奔齊此又昡于高止之誣而以齊為重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不和蔽而為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敘九疇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宋之盟虢之會夷夏交好兵戈不興生民實小康然
非晉之利也晉楚未合宋鄭滕邾皆聽于晉不敢從
楚也晉楚既合諸侯兩事於晉楚之間晉平怠於政
權歸六卿不復問諸侯之北面也故楚靈爲于申之
會摟十三國之君而臨之自頓胡沈淮夷之外皆中
國諸侯也旣而兩用之以疾於吳小不順則滅陳滅
蔡以快其虎狼之纂則何忍哉然晉之失諸侯萌于
宋而見于申吾重於晉平惜之爲晉計者自宋旣盟

之後内修政刑以和諸侯時合而盟諸宋衛之閒以一其志無犯楚怒無侵楚疆修其内以撫其外則内不失諸侯而外不必𨷂楚矣徒見宋之盟兵戈偃息民用安靖遂以為泰和而不慮楚人收諸侯以自封植也噫此則趙氏忠而無謀者歟

楚人執徐子

楚子將以諸侯伐吴徐既聽于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吴而執之此豈霸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楚之讎吴久矣今以八國之兵伐吴非為慶封討也特以慶封為質爾慶封以崔氏之黨而出奔自魯而適吴魯不之討吴亦匿之此固天下之惡殺之正也然殺之志主於楚而聖人以諸侯共討為文所以抑夷狄而存中國也楚莊王入陳殺陳夏徵舒聖人與其討賊之文以楚莊為夷狄之賢君中國不能討而

楚討之子楚所以責中國也今楚之伐吴不以討慶封為辭直報巳怨爾及吴而執慶封殺之假仁以為虐也此所以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然慶封自魯之吴幸魯不久匿之使封在魯則伐吴之役移於魯矣竊為魯懼之此可為匿叛者之戒

遂滅賴

嗚呼楚一出而伐吴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是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

交好為利吾竊以為害矣

九月取鄫

襄六年莒人滅鄫鄫入莒矣今之取鄫取之莒也莒得之以為附庸魯奪而滅之不係之莒非莒之邑附庸之邑也與取鄟同魯利莒之亂前日取鄆甚矣然鄫固非莒邑莒滅之而魯取之侵攘克奪轉而相尋小國之民何以安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貜未能政叔氏則叔孫豹卒婼方世爵季孫宿乘機而弱二家之權故舍中軍四分公室叔仲各一而季孫獨取其二三家盡賦之以貢于公昭公特木偶人爾寸兵非公室之有欲三家無横得乎然魯本二軍季氏征之以作三軍吾既言之矣今舍中軍昧者不察更以為復正季氏之惡直情徑行其

何畏而復正哉不知其假復正之名以行其姦也方

三軍鼎立不舍中軍則無以分軍于叔仲之手也故

假曰復二軍既革三為二則可以四分而軍不擾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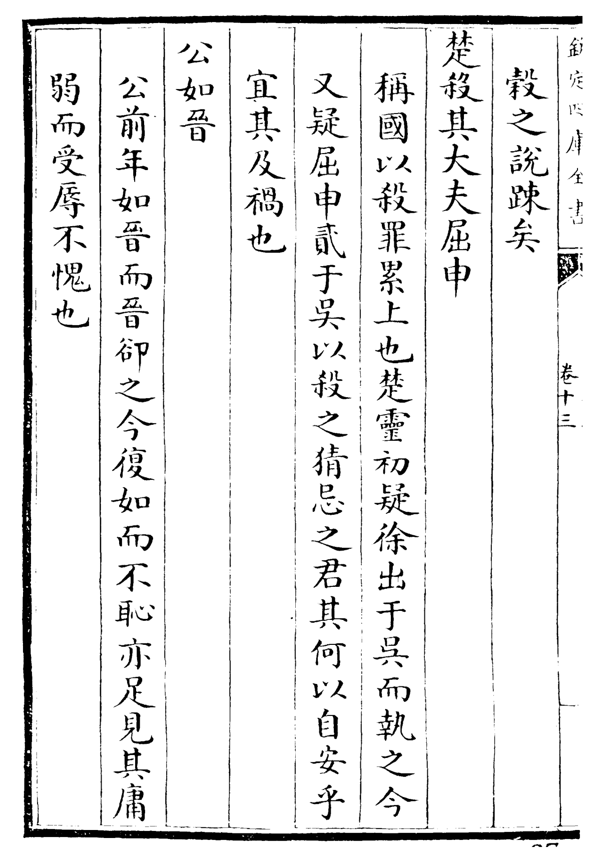
取其二而叔仲無若之何也聖人照其姦故不書復

二軍而書舍中軍舍者棄也且初作三軍季氏將上

軍叔氏將中軍仲氏將下軍今叔豹不幸而死於豎

牛之亂二子見殺故季氏得藉口而復中軍焉其實

則舍中而為二即二而為四也復正者果如是乎公



轂之說踈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靈初疑徐出于吳而執之今又疑屈申貳于吳以殺之猜忌之君其何以自安乎宜其及禍也

公如晉

公前年如晉而晉卻之今復如而不恥亦足見其庸弱而受辱不愧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来奔

魯三歲之閒取莒之鄆取莒之鄫今又誘其叛臣以攘其二邑莒日削矣然魯亦何彊哉開疆拓地則三家實蒙其利藏亡匿叛則魯君虛被其惡周公之神靈未泯吾知其憤惋於九泉矣餘義同邾庶其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也莒以牟夷之叛来討叔弓乘其不備而

逆敗之其敗則善而兵則不義也誘人之臣竊人之地為逋逃主彼一言及魯魯恨無隙以入地矣尚何以戰為黨叛怙姦冒恥嗜利其為惡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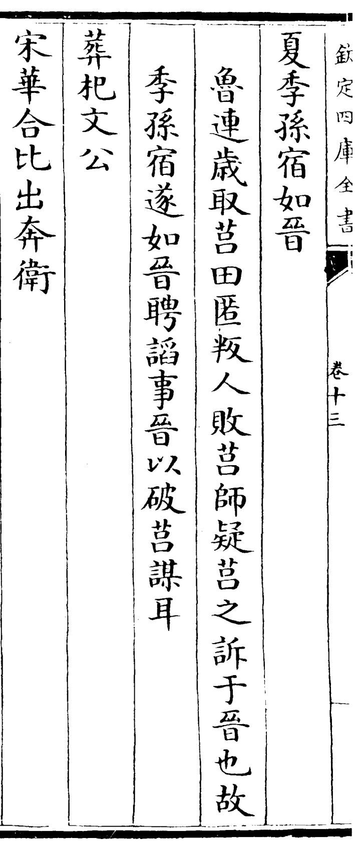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既睦于晉兵不復加中夏固亦幸矣然吳楚之憾日深諸侯歲受其役陳蔡許鄭亦不為不勞矣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間惟吳遏伐楚而卒

於道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戢鋭以坐敵楚師故栢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具為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綦而無策歟雖夷狄相攻中國所不治然吾怪楚數伐吳而吳無以報姑論之以為勞兵無謀者之戒若夫越初見于經而書人便文爾與戚之會吳人鄫人同非褒貶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連歳取莒田匿叛人敗莒師疑莒之訢于晉也故季孫宿遂如晉聘謟事晉以破莒謀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之奔傳以為寺人柳之譖也宋平在位四十年昏耄不爽無足怪者世子痤父子之親如獵狐兎亦內寵有以亂之耳嬖內寵則近寺人亦其漸使然

則合比為寺人之譖宜矣嬖內寵而殺世子則父子
之恩絕近寺人而逐華氏則君臣之義乖平公之得
其終幸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吴

楚於是伐吴者凡五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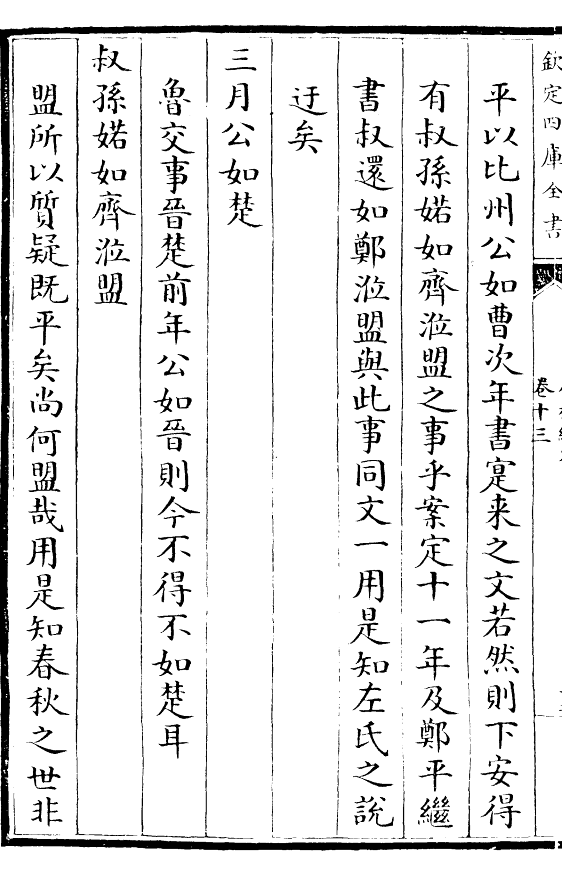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自靈公莊公再世讎於魯北鄙之民無日安靖魯亦倚晉以圖之比衛以伐之景公繼故而立改先君之轍以修好於四鄰故即位之初嘗以慶封來聘齊雖聘魯而魯無以報之則怨未除也故明年慶封來

奔齊以魯納巳之叛臣蓋有言焉其後仲孫羯嘗同
高止為城杞之役叔孫再同國弱為虢之會然盟主
之令而巳非齊魯交鄰之義也今魯内睦於晉南連
於楚東婚于吴齊實懼焉故欲平雖非齊之欲勢有
所不得巳也既不可曰及齊平亦不得曰會齊平故
變文而書暨暨者内有以彊之而外有所不得巳也
如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者同春
秋各因人情而立文不以文害情左氏以為燕暨齊



平以比州公如曹次年書寔来之文若然則下安得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事乎案定十一年及鄭平繼書叔還如鄭涖盟與此事同文一用是知左氏之説迂矣

三月公如楚

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叔孫婼如齊涖盟

盟所以質疑既平矣尚何盟哉用是知春秋之世非

盟不信也齊之求平亦既屈矣而魯之暨平有所不情焉故既平而繼之以盟涖盟者前定也定于平之日矣故叔孫婼至是而往涖之則夫平之日已有盟之期有盟之意而不即盟葢疑魯有所不情而要其至焉噫魯若不得已而暨平齊有所不信而要盟二者均非所謂由衷也然齊魯因是而交好終昭公之世無疆場之警則平與盟雖非由衷是亦春秋之美事爾夫復何疵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氏之有宿季氏之禍也非幸也季友之賢聞於諸侯天下貴之繼而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魯人懷之不幸而得宿為成季文子之辱大矣人之幸莫大于有子人孰不有子生不肖子不愈于無乎然所貴乎有子者以其賢而克家也今季氏之有宿自當時觀之奪公室之權執魯國之命君制于巳臣聽于下無

敢違忤其亦尊矣自今評之不免為逆臣以成季文子之後而世有逆臣庸為季氏之福乎極宿之罪則外干不忠之誅内蒙不孝之戮其死于牖下誠幸而魯與季友何不幸也其子意如至於逐魯君廢國儲然其鎡基皆起于宿春秋誅禍首則宿于此罪不容逭耳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不相容是弗友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為能制之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盈矣上抗其

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
也雖然非陳侯有以寵之不至於是故聖人以陳侯
之弟書之謹其源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比年以來魯之君臣交往來于晉楚之間其為役也
勞矣豈獨魯為然舉魯以問他邦小於魯者可知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侯卒而赴于楚常事也而楚殺其使何哉葢徵師赴喪楚必問所以繼世者招既殺世子則徵師何辭以對此所以見殺也然殺世子者招也徵師何與徵師之來知將命赴喪而已嗣君之立與世子之死非徵師所宜受其責則楚殺徵師非其罪也書人以執書行人以殺其非霸討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陳侯卒徵師赴于楚楚人詰

其殺世子而殺之公子留懼而出奔然則留旣立矣不書子而書公子不宜立也著留之不宜立所以誅招而正嫡庶之分也

秋蒐于紅

嗚呼三家之姦謀深哉欲得權則假禮以欺其君欲得衆則假仁以罔其民蒐田國之大禮魯曠世不講矣今三家旣分公室兵柄一出于巳故蒐于紅數軍實而巳藉蒐田之禮以欺昭公焉且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周禮也然蒐苗獮之淺獮狩獵之深今于秋宜獮而用春之蒐何哉三家非不知蒐之獲寡而獮之獲衆也姑淺獵而寡獲以示衆不貪于弋獵也一用蒐田之禮上以欺其君下以罔其民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而說者疑其秋而蒐為失時蒐于紅為非地不知失時非地在所不責而欺君罔民不可不察也不然前乎此三家未分公室何以不蒐田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哀既死世子既殺則制陳之命者公子招也命制於招則殺過者是亦招之命爾今不書招殺過而以陳人討賊之文書之不與招之得討賊也且殺世子者招也而過與聞之招實主其謀而移罪于過安得討賊之義哉招之殺過欲以賣楚也楚豈不知其故而欲以公子過除之亦愚矣楚人固已不與其殺過而况陳人乎陳人且不與其殺過以自洗而况春秋乎此聖人所以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以陳人衆

討為文也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嗚呼陳之滅公子招為之也欺君父之耄殺嫡立庶内相魚肉以招楚師且虎兕搏人固其常性然非人爭怒奮呼以啓其來則虎亦未敢履人之室而搏噬也吾謂寸誅招也不足以謝陳人彼楚夷狄爾在所不治也然楚雖夷狄亦假義以濟其暴乘陳之亂而

夷其社稷執罪人而放殺之以禮而葬陳侯矣取亂侮亡之義出於夷狄中國其亦有霸主乎晉平於此其罪大矣然徵師赴喪而楚殺之公子招殺世子亂陳國而楚纔放之則刑政可知矣此無足較是乃夷狄之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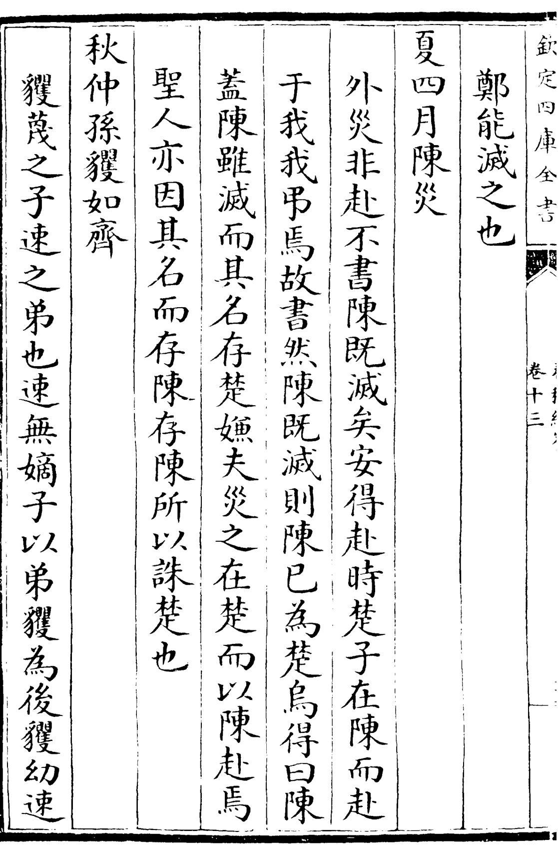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因陳亂而滅陳諸侯實懼而魯三家之横不減公子招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惟其所欲大蒐以數軍實

昭公特主祭與號而已彼其不遂為陳之亂者未得其閒也楚兵東指魯其殆哉故叔弓會楚子于陳諜楚之舋也然于時國命制於三家而叔仲季不出乃以叔弓會之叔弓肸之孫爾用是知三家有畏于楚也陳之亂晉不能正而使楚得以行虐而懾諸侯晉則有罪焉然陳既滅而復書陳則聖人蓋不與楚之得滅陳也不與楚之滅陳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于是再遷矣其後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凡四遷卒為鄭滅嗚呼君子為國不恃遷以固恃德以存許夷邦也固無以責其德而其守邦之策何其謬且踈哉宗祏神主如坐不維之舟岌岌乎沉浮不能自保焉得不亡且許所畏者鄭而所恃者楚許以楚之力而扼鄭鄭何敢加許然鄭數伐許楚有所不救何耶則許所以事楚者有所不至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而朝夕皇皇挈國而逃吾見許之滅自取滅也非



鄭能滅之也

夏四月陳災

外災非赴不書陳既滅矣安得赴時楚子在陳而赴于我我弔焉故書然陳既滅則陳已為楚烏得曰陳蓋陳雖滅而其名存楚嫌夫災之在楚而以陳赴焉聖人亦因其名而存陳存陳所以誅楚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嫡子以弟貜為後貜幼速

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玃乃嗣爵今始見于經聖人書之以著仲氏世次焉齊既平于魯故玃如齊修聘也

冬築郎囿

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囿而築之奪民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則嘗為田狩之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則嘗為登覽之地其啓之有漸則成之有日今築以為囿寔桓莊有以啓之也夫苑囿不虚築有國者以

之田獵治兵講軍國之禮焉非苟為玩也三家既分公室兵民皆制於已故多其囿以為蒐狩之地其迹若公而其情實私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陳鮑齊之權臣與魯之三家無異也力醜勢齊交相持以相併欒氏奔則高陳鮑益横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魯初有三軍作三軍自襄公始吾于作丘甲作三軍

既言之昧者徒見魯有四卿並出或三軍並出或二卿並出因以是定軍制吾竊哂之且鞍之戰四卿之出豈魯有四軍耶考之於傳凡軍出有將佐三軍並出則軍各有佐有御有右焉故晉師之出有八大夫俱行者豈亦晉有八軍耶即今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三大夫並出說者遂以為舍中軍三家各分公室故三軍並出彼徒見三大夫之出適與軍數合而意之爾且季孫意如固宿之子而仲孫貜固蔑之

子也而叔弓則别族非叔孫氏之子孫乃叔老之子而叔肸之孫耳何為亦得一軍哉若然則伐莒之師獨季氏将上軍而叔弓佐之仲孫貜為戎右耳固非三軍並出也然師舉元帥春秋之常今将佐並書何耶盖将尊師少稱将今叔弓及貜皆卿雖以佐行不得不書也亦足以見季氏之雖一出而将佐戎右皆大夫矣凡大夫之出勢力均者皆兩書之使及介亦然襄十四年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並在會哀二年句

繹之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同在盟皆兩書於策不獨用兵為然也然魯乘莒亂取鄆鄅誘牟夷而得牟婁及防茲亦已甚矣無怪莒人有蚡泉之師也而叔弓且乘其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而扼莒莒何以堪之無乃以從牟夷之言而謂莒可取乎誘人之臣以竊其邑又因叛臣以謀其國不仁孰甚焉此固季孫意如之所為也不如是無以為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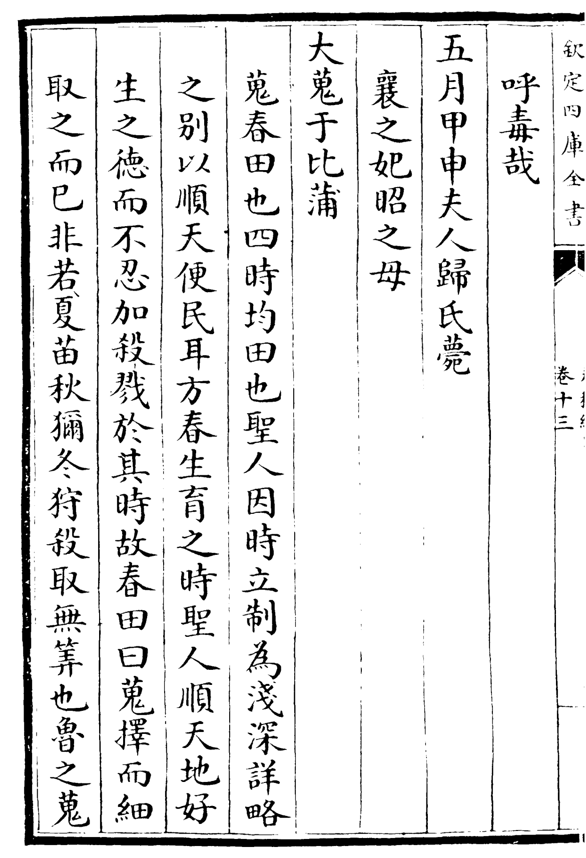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婼叔孫豹之子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弒君弒父而自立天下所宜討也楚能聲其罪而
伐之誅其君弔其民置君而反則雖在夷狄聖人且

與其有王者之風今虔以盜賊之計引入陷穽而獵之實利其土地俘其玉帛虜其子女而已是天下之元兇也故前乎此諸侯殘殺諸侯者有之未有斥名者於楚特名之聖人惡之深矣故雖若般之惡而君子不與其討不正其誘殺諸侯也蓋其禍心不在討般志於滅蔡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殺蔡侯圍蔡國凡八月不觧卒滅之而後已嗚



呼毒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之妃昭之母

大蒐于比蒲

蒐春田也四時均田也聖人因時立制為淺深詳略之别以順天便民耳方春生育之時聖人順天地好生之德而不忍加殺戮於其時故春田曰蒐擇而細取之而已非若夏苗秋獮冬狩殺取無筭也魯之蒐

者一大蒐者四皆于夏秋冬之閒而用春蒐之禮何其仁哉蓋三家作二軍舍中軍以分公室實彊民而征之懼民之不咸其敎也故屢蒐焉疑民之疾其貪獲也故不用苗獮狩之禮然則非仁也諼也盖三家志於數軍實以傾其民心使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魯爾非為田狩以共宗廟賔客充君之庖也此所以雖夏秋冬而專用蒐歟書大者豐丘甸之兵而盡蒐也說者以為僭天子過矣且天子諸侯均得蒐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或二軍或一軍合而盡蒐均謂之大蒐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此徒見其書大遂以為僭不知春秋書大為僭者惟大雩而已大閲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同之非僭也特論其所以蒐之故則褒貶明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悼公嘗讎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来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

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令仲孫玃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蔡般弑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于前令楚討般而出救之則失之於後故厥憖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

救則懼蔡滅而罪集於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于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大夫無貶詞何哉葢于時楚實㬥横晉久不振其能一舉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彊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

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兕搏攫既飽不饜則獮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

夷狄而略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傷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為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于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夫有蓋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

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桓公弑隱自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于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無其實而予其名故不書納焉令納之

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不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簒聖人于名不名以見之鄭突以簒入于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令燕伯寔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别其無惡焉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来聘

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来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

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前公之如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卻之故不地令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為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

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諉也晉侯不察以為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卻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巳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卻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内廹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

佑季氏而不與巳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為得罪于晉而晉卻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得罪也若其冐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卻其朝何為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晉

是必不允季氏者不允于季氏而出奔則忠于公室者矣公之黨日銷而季氏之黨日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楚虔春秋之桀紂也而聖人爵之晉昭中國之威文也而聖人狄之用是知聖人責晉昭重矣楚虔滅陳滅蔡至是復伐徐可不謂甚乎春秋書楚子伐徐以

不誅誅之也晉昭首嗣霸業蔡之滅有之殺坐視不救覲楚之彊罷拱折縮而不敢犯蕞爾鮮虞固未嘗犯晉之牧圉晉伐之何為者哉大者晉畏之弭耳乞憐小者晉扼之瞋目疾視此固凌弱暴寡之常態非霸主之事也宜春秋書晉以狄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季氏執國命以逆其君南蒯弄邑兵以叛其主嗚呼亦天道好還理之必至歟抑季氏之專

有以啓之也天道幽遠有所不得考而季氏攘竊以抗其君欲其臣忠於已得乎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諸侯抗天子則大夫抗諸侯大夫抗諸侯則陪臣抗大夫馴致之漸也今夫為人子而不孝其父則無怪夫其子之悖於已也為人臣而不忠其君又何以責其臣之叛已乎襄七年以

下闕

私邑非為

南氏也實自封殖爾不知南氏因城而益固其叛心以生非所以為季氏之利也故三家之彊首於季氏而陪臣之叛亦首於費其自封殖適所以自禍也此可為營私背公者之戒哉今費之叛季氏不自圍而叔弓圍之叔弓非三家之黨也公之臣也服則巳城之以為恩叛則公討之以賈怨恩歸于巳而怨歸于公叛則屬公而服則歸巳意如之姦則深矣而昭公

何其不爽哉此其所以卒見逐於季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初立公子比奔晉則比固不能於虔久矣今棄疾謀逆知比之疾虔也因其所疾而以弒名之故比歸而遂弒虔虔之弒意出于棄疾而禍成于比聖人不直誅其意而書比弒者蓋楚虔無道比與棄疾均欲行其逆比因棄疾而堅其欲弒之心棄疾假比以成其篡奪之志故春秋兩書而並誅之繼言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則比葢墮棄疾之計而不省爾然比歸楚而弒君其惡大矣而春秋書歸不言入彼以歸為善入為惡者吾欲聞其説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弒君也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非討賊也盜殺盜耳弒虔之意本出于棄疾棄疾特因比之有弒心而以假手於比耳比不之慮葢疾虔之久得間則行其志不知棄疾用其逆以濟已之欲故比之弒乜首未

釋而棄疾殺之以自立彼棄疾之殺比葢曰吾為楚討賊也而不知聖人照其惡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噫觀乎此微春秋亂臣賊子後世其何以辯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霸業不振久矣平公既和于楚為宋之盟晉無闘楚之志遂不復出會諸侯城杞之役澶淵于虢之會皆大夫爾平公不出也楚用是横行天下滅陳滅

蔡惡薰天地而無所顧忌令天勦其惡內自魚肉晉
昭于是乘其機以復妝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
而以劉子會之真得其機矣一會而陳蔡二君復有
其社稷其為功實大聖人以其有存亡繼絶之功故
爵列以序實予之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
會盟再舉地者四平丘亦與其一則平丘之盟聖人

蓋善之然葵丘首止之盟以宰周公王世子不在盟故再舉諸侯以見其非伉宋之盟以書諸侯之大夫故再舉以志其非專令之盟劉子實同盟無用再舉而再舉者辭煩不殺以見其褒也雞澤之會單子同盟不再舉則知令日再舉平丘為貴矣然則何以貴之蓋一會而内能治魯之彊臣外能復陳蔡之後也復陳蔡之後先儒固言之而公不與盟與執意如之事吾竊有説焉説者皆曰晉侯聽邾莒之訴而不與

公盟執意如以歸邾莒之訴于經無以見十年意如
叔弓嘗伐莒以為莒之訴者猶然也而邾子十一年
方為祲祥之盟何以訴為要之二國之訴無以見不
可臆度以經文觀之蓋意如欲專盟而公不得盟晉
侯因其專而執之耳且魯之襄昭皆庸君權制於三
家久矣邢之會公在晉而季孫宿專會溴梁之會公
在會而大夫擅盟意如視以為常焉令平丘之盟意
如欲專歃而公不得與盟也非晉不盟公也文十六

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沙隨不見公此皆責其外故齊侯不盟行父晉侯不見公也令公自不得與盟豈晉不盟公乎用是知意如止公而公不得與盟也繼書晉人執意如為得霸討乃書人以執何哉不歸京師而執以歸也劉子在會倚王命以令諸侯而執彊臣不聽之天子而自予奪焉此其所以非霸討也然能即會而為魯抑權臣固不可以掩其義既與其義不可不責

其忠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呉歸于陳

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也晉乘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人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故聖人不書自楚而以自歸為文外抑彊夷而内予晉也然蔡廬陳呉何以名曰貶彼獲奉其社稷何以貶為君子不貴茍得茍得一金君子不取而况

千乘之位乎衛人立以下闕

也令吳廬雖得國得於楚爾王命何有父受何在此其所以不可不名爾則夫為吳廬者雖受楚命必請于天子如緇衣之命武公然後為正不然苟得嶶晃而得之吏狄適為辱非所以為貴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廬復國能葬閔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吴滅州来

州来近楚吴乗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初入州来而卒至于滅夷狄之心惟志於蠶食而已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專制魯國公不得與盟晉侯執之是也雖殺之天下無以議晉何則除魯患以安魯國魯之利也安一國之功重釋一人之恩輕晉昭不權其輕重而舍之吾以為失刑矣故聖人去氏以著其惡代晉侯誅

意如也

三月曹伯勝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舉其貴而已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去疾卒而意恢殺則意恢者去疾之子也去疾自齊入莒必意恢有力焉去疾宜有以厚之今去疾卒庚輿去疾之雖故纔立而殺意恢焉則意

恢之死非其罪去疾累之也去疾累之是乃所以累去疾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宗廟主孝君臣主恩恩與孝孰重曰孝重君子權其輕重而權以情則于禮無失矣有事于武宮宗廟之禮也禮主乎孝叔弓卒君臣之禮也禮主乎恩孝重而恩輕則宗廟之禮也禮不可輟今有事于廟而為

叔弓輟樂焉是以輕廢重也春秋不可以無譏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失之無恩宣公非不知繹可已而不已也以仲遂有私恩於已而負大惡於國故不為之廢繹而徒去籥也繹享賔也有事於武宮奉先也享賔可已而不已奉先不可已而已皆失矣然宣公失於亡恩而昭公失于不孝不孝之罪重而亡恩之罪輕而説者乃重責宣而輕責昭何哉蓋宣實詐而昭則過而已此過故

之所以異也于時魯之卿皆三家爾惟叔弓非三家之族公實頼之今其云亡此公所以深感方涖祀事而特為去樂固無暇議其禮也雖然去樂則失矣而有事于武宫此何為者哉諸侯四廟與太祖之廟為五武之廟為鬼久矣而成公為之立宫此固違制自成迄襄又三世不毀此記禮者所以有武世室之説也聖人於此書之非苟著去樂之失抑亦見武宫不毀違制甚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平公復有蔡纔再歳而大夫出奔亡國之君固不足與圖存也左氏以為費無極以反間譖朝吳而逐之雖於經無所考理或然歟楚之復陳蔡蓋非得已特怵於勢有所不情也令蔡得賢佐則疑其讎楚故以反間逐之無足怪者其後蔡悼為楚所拘卒死於楚楚之謀蔡深矣於此蓋悔於復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晉侯伐鮮虞書晉狄之也令荀吳伐鮮虞爰無貶辭何哉夷狄之患不可不去獨觀其師之義不義爾前日楚方滅陳滅蔡而晉不問乃區區無故而伐鮮虞是以狄之令中國少靖而鮮虞在晉之鄙或為晉患故荀吳征之然褒之歟曰非也僅免於貶爾襄昭以來用兵無曲直多書主將皆大夫專兵以立已功也無足多者顧兵之所加何如而善惡見矣

冬公如晉

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令晉方為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倚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晉平卒則季氏復横二十一年如晉則晉復卻公矣晉平之死抑公之不幸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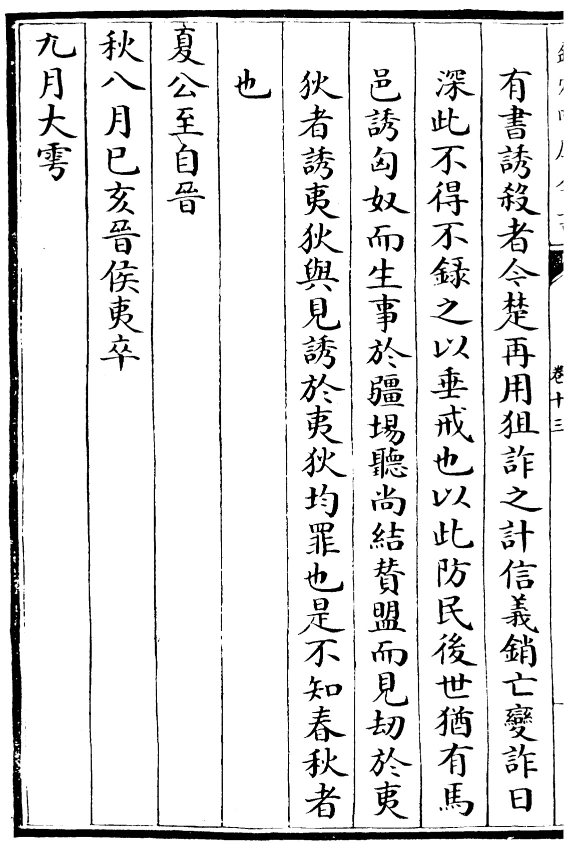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自齊桓之霸内從中國宣成襄之世不見于經葢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吳

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世比于楚令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俛倖其或從也且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諤以為别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狙詐之計誘人于陷穽者夷狄之常情也前日楚虔殺蔡侯書名而此不名蓋以夷狄而誘中國與夷狄而誘夷狄固異也夷狄相誘在所不責然入春秋未



有書誘殺者令楚再用狙詐之計信義銷亡變詐日深此不得不録之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馬邑誘匈奴而生事於疆埸聽尚結賛盟而見刼於夷狄者誘夷狄與見誘於夷狄均罪也是不知春秋者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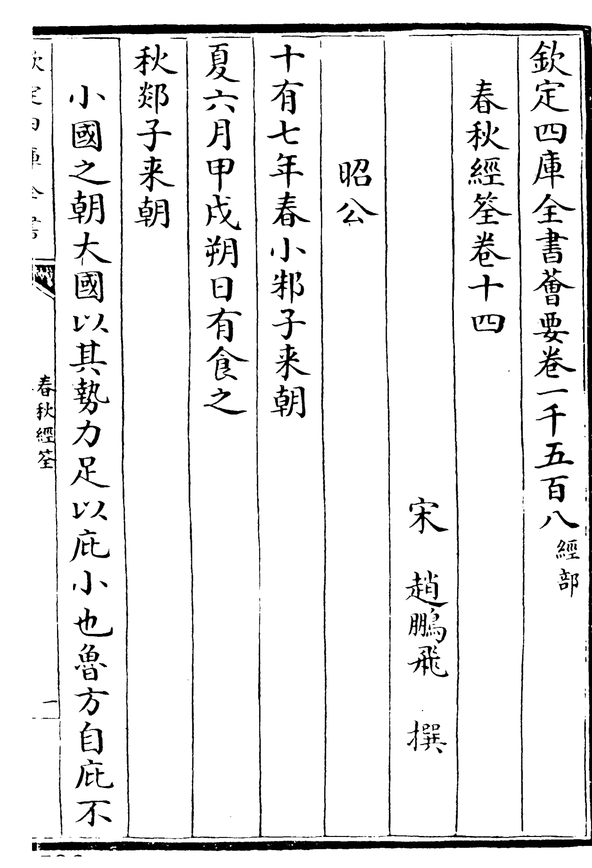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嗚呼小人將謀私也必靦顔忍恥以乞憐于人意如見執於晉晉固已讎也今昭公之喪魯非無使介可以會葬而冒讎而親之彼豈以禮報怨者哉蓋媚晉以謀魯也晉昭既卒安知嗣君不佑于已乎其後卒極其惡以逐昭公公如晉而晉不納黨於意如也則意如今日之行為謀深矣

右昭公盡十有六年

春秋經筌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八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四

宋 趙鵬飛 撰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来朝

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不

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郳子来朝葢亦無益矣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為陸渾之戎伊川逼近成周而戎狄居之中國之衰夷狄亂華之甚也晉荀吴於是滅之肅清中原實有功於周故聖人書名書氏書帥師以别之晉之滅夷者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書師士會滅赤狄甲氏書人而此獨書其氏族葢異夫林父士會矣雖

然滅人之國君子所疾而夷狄雜居中夏非驅而出之無以安中國然彼豈能若放豚之聽驅逐哉迈而噬搏則非威無以勒之然夷其巢穴俘其種類投諸四海之外可也滅之俾無遺種亦酷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天之尊星星辰參列不可以無統故曰大辰者衆星之樞極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星孛大辰下凌上之象也若責其應則吾不知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伐楚也吳之受楚兵者屢矣而未有以報楚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兵未及楚也三十年閒吳未嘗一日忘楚特以楚方張吳無以必勝也令王僚為長岸之戰不書吳楚孰敗蓋亦敵耳其後敗六國之師于雞父既而滅巢滅徐大敗楚師于栢舉楚日削而吳日張矣夷狄交攻中國所不治然吳楚爭鋒遞為雌雄諸侯安在哉志吳之彊所

以嘆中國之微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大者也吳楚方張而中國又罹天禍豈天不佑中國哉加譴告以警懼之冀其自修以固其社稷

六月邾人入鄅

春秋小國眞蜂蠆也晞太陽之温則肆其毒邾子見

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鄟何慊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徑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鄟失鄟失漷東田故侥倖於鄟庶或掩其不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鄟書人書入賤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義見九年遷于夷儀白羽楚地在鄧州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郜故也邾入郜故宋公伐邾為郜報邾也然郜在沂州越邾而後至郜固無與於宋宋何怙於郜而為郜伐邾哉是必郜之婣也左氏以為郜子娶於宋向戌之女也理或然歟邾入郜書人書入而宋伐邾書爵書伐曲直明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春秋書許止弒君而傳以為非弒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又從而為之辭吾所不曉若果傳實而經虚也則

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君子聽訟辭不實慊然不安於心而況大逆之罪聖人輕以加人乎此固獰言亂經被聖人以誣人之罪其誅重矣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頋鳴鼓而先登是乃闢楊墨之意也餘義見趙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之亂去疾奔齊自齊入莒齊之功也今去疾卒意㥦去疾之子也而莒人殺之去疾不嗣故齊師伐莒

責殺意恢與不嗣去疾之故也

冬葬許悼公

辛赴從外葬從内内會則書葬不然則否初不討

賊不討賊及實弑與否也而傳者鑿為是説蓋欲誠

其實非弑之説爾非義例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大夫之奔未有書自者而此書自鄸出奔劉敞以為

待放春秋有書放大夫者未有大夫待放者也放大夫非正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忘其正無以别其不正故於此一書之公孫會不允曹伯待放於鄸鄸宋境上邑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曹伯許其行也故出奔宋會子臧之後也則宜其知禮矣左氏最詳於事實於此獨無傳所聞有所闕者則亦不能附會矣身為國史固如是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母兄稱兄衛侯之兄至貴者也微賤書盜衛之盜至賤者也以至賤而殺衛侯之兄衛尚為有人乎為衛侯之累大矣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名蓋亦微賤之名不登於冊爾左氏以為求名而亡未聞殺人犯上而求名者此固鑿而無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君不君臣不臣欲國之無亂得乎宋三大夫一日而奔非君不能正其臣則臣不能事其君也君臣之義

廢宜宋有亂焉宋元公為人可知矣彼三大夫在所不誅而自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来聘

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於令五年始出聘諸侯蓋霸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德齊雖

盱相忌何暇外交諸侯修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初背君結黨而奔令脇勢乗隙而入叛亂自恣弄兵據邑可勝誅乎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不係之國而此南里繫之宋盖蕭其所食邑也而南里在宋之都自外入而直抵宋都則其叛不止於竊邑也期於得宋也嗚呼殆哉宋元庸不能制王霸兩微叛臣横行於天下不有春秋此曹何懼哉於此見春

秋不可不作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輒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曰朱曰東國蔡侯之二子今書朱出奔楚而後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其閒不書蔡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然東國亦卒於

楚則必朱訴於楚楚拘東國矣不然安得卒于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頃公即位於今五年公未嘗朝今侯其來聘而後朝之故晉侯怒而卻公公以其見拒也遂不朝後二年始有叔孫婼之聘故婼見執責其怠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

莒子来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臣據南里者踰年内不能討之外無以治之復挐黨奔楚知宋所畏者在楚奔楚謀復入爾傳載晉齊曹衛圍南里之事此則與圍彭城之事同固諸侯之善舉不宜不書今直書三叛臣奔楚學者信經文矣傳無足取也

大蒐于昌閒

春蒐宜得時而議不在時吾於十一年比蒲之蒐既言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為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叔鞅弓之子輒之弟

王室亂

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定天下者莫大乎正家家不正而天下無亂者吾未之聞也故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言明其內以燭外爾景王之所以得亂者內不自明也初有母弟不能相容逆天倫而殺之王子瑕不能和協俾餬口於晉及其末年太子壽早夭壽母弟曰猛次嫡也宜嗣大統乃寵子朝而立之朝王之庶長也朝雖長庶安得加嫡卒之嫡庶不分儲貳不定一身瞑目

二子角立劉單挾猛尹召立朝參商交抗既而居皇
奔楚不勝其紛然迄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爲之故春
秋書曰王室亂内不正家實自取亂爾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脇正以令天下者勢雖弱而義有餘脇寵以令天下
者威雖勝而義不足劉單以王猛居于皇是脅正尹
立王子朝是脅寵也劉單之言曰猛嫡子也朝孽也
庶雖長不可以加嫡吾之奉猛天下之正也尹之言

曰立朝王之寵也立猛意之私也私不可以逼王吾奉子朝先王之命也兩立而不屈各有所脅焉然脅正者義雖有餘而勢卒弱以無王命也脅寵者義雖不足而威有餘以奉王命也故勢弱者先傾而威勝者後敗用是知春秋之世義不立而勢為重也令王猛居于皇而不得入成周以子朝之黨擅成周也言王言居志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言以者挈於劉單也天子而挈于劉單可乎雖多難之世不暇責人以正然聖人作春秋以垂世法亦不可不責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曰從順也劉子單子以王猛逼也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能左右也地而曰以能取予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也猛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也斯言當矣雖猛之幼弱非劉單以之無以立然臣而以君不可以訓故聖人書以亦所以絶外姦也以此防民後世猶

有挾天子以令天下者徼春秋其可乎入于王城近成周爾未得成周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子未踰年之君也天子諸侯同之不書王則嫌於魯之子不書子則嫌於未君不書猛則嫌於羣王子故書王子猛然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茍前無王猛之文則有疑既承王猛之文則非子虎之比無足疑矣文同而義異者春秋固多有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叔孫婼之見執傳者及諸儒皆以為魯取邾師獲三帥邾人訴於晉晉人用是執婼吾考於經而無之且外事則容有赴告不至內事則安得不書於策者邾自十一年與仲孫貜為祲祥之盟其後疆埸輯睦者十有三年無寸兵尺鏃相加而傳者徒見晉有執婼

之事而無其故妄生邾人訴于晉之説諸儒誤從之爾求之於經自晉昭之葬季孫意如如晉其後七年魯之君臣未嘗如晉三十一年晉侯使士鞅来聘迄是又三年而始報之魯之慢於晉甚矣在平公昭公之世魯無歳不如晉君不朝則臣聘之至頃公而魯實怠七年始一聘焉且拜士鞅之先而又負三年之遲此疑其得罪于晉也且朝也聘也則貢入以之不朝不聘則貢有所不供矣晉於此能無責乎此婼所

以見執辱也然魯既有罪執之宜書爵而書晉人且曰執我行人何也蓋行人奉命而聘無失節辱命之罪晉以他故而執之則非婼之罪也罪在魯而執行人行人何辜哉此所以書人而執歟

晉人圍郊

惠王寵叔帶而欲易世子齊桓為之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世子位以定及世子立桓公又為之合諸侯以會冢宰于葵丘而周室以寧王室賴無危者

桓公之功也今王室亂天下無定王室者晉以霸主之後坐視而無能為王猛既卒乃區區以偏師圍郊郊天子之邑也晉蓋以子朝在是而圍之而聖人不書圍子朝而直書圍天子之邑圖勤王之績而得犯京師之誅聖人所以責晉者深矣以為無益於王而求名故因其求名而反以逆名加之也書人書圍其貶重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子之復蔡蓋不情爾既復則不可復滅故驅而役之去就惟其所欲而蔡侯子孫不令不能輯睦以保其社稷自參商以投虎口而悼侯拘係之久卒死楚地雖楚之暴淩虐小國而蔡之微弱抑亦自取耳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不事齊而齊伐之莒人以莒之被兵庚輿之過也而庚輿且非去疾子蓋篡爾莒人逼之於是來奔

莒人復立去疾之子郊公以順齊意二十六年同鄟

陵之盟者邲公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楚次于雞父雞父楚地也楚以六國之師禦之未陣吳出其不虞以誘敗之楚不書不與吳接也頓胡沈夷也蔡陳許中國也叛中華而附夷狄故聖人一書以狄之而又擠於頓胡沈之下焉凡諸侯之師衆敗必累數之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而此

不復數一之於狄爾胡沈二君死於外國安得滅以地考之雞父隸壽州胡沈隸潁州壽潁接壤殺其君即滅其國也然春秋不書滅胡滅沈而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名之而且以自滅為文如梁亡郭亡之類自取滅爾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死生皆獲春秋之常

天王居于狄泉

猛立而不書天王未踰年也匄猛之母弟少嫡也立

而遂書天王既踰年也不書出即位于狄泉非自内而出也説者見恭王不書出而襄王書出因鑿生天子無出之論吾於僖二十四年既言之恭王不得居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于狄泉也無他義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脅子朝以據成周久矣王猛之立不得入居于皇入于王城而已前年子猛卒尹氏蓋以為大寶在

朝天下無與抗者而不知猛之母弟曰匄亦嫡子也
匄既立于狄泉則周復有二王天下何所適從哉故
奉王子朝即位之禮而聳動天下之觀聽也不知嫡
庶之分萬世之定法匄雖幼而實嫡子朝雖長而實
庶也區區即位之禮其能干不易之分乎故聖人於
匄直書天王且書居而不書立於子朝書名而且書
立焉立者不宜立也若其分之所當然則何用立而
後為君凡書立者違公而彊立之也與衛人立晉者

同晉之立制於國人子朝立制於尹氏皆違公也然朝之立于是再歲矣尹氏斗筲之計欲假一即位之禮以罔天下故於此復立之作偽心勞日拙不若安分之為得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之如晉請叔孫婼也至河有疾而復非晉卻之也令書有疾而復則前之書復乃晉拒之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辜也故歸叔孫婼

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然晉

之執婼實為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

去氏者為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吴滅巢

吴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滅州来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為國有人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不勉而彊者其志鋭畏義而修者其情乖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令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内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黄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已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下之清議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定之則繼為踐土于温之盟再合諸侯而朝之

然後王室安令諸大夫黽勉為黄父之會姑息人言爾子朝固位於内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國之卿何為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于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諸侯之大夫實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而後不及事吾不知趙鞅於此而為是會其志安在也無乃以是而博定王之名乎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

屬成周之入亦足以觀其無益於天王也

有鸜鵒来巢

鸜鵒穴而不巢来巢異也周官鸜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也嘗有而多曰多多麋之類是也未嘗有而有曰有有鸜鵒来巢之類是也異雖小必有以感之者故雖小而必書所以警戒人君無妄舉也若問其應則吾不知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之大雩僭也吾固嘗論之而於此上辛季辛其僭
益顯蓋郊之日以辛魯之制也今雩月與於郊而亦
用辛魯之意蓋以為郊而用辛雩所以薦上帝故亦
用辛焉以私意而妄更典禮此固周公之罪人也且
一月而再雩瀆上帝亦甚矣一為是舉上獲罪于天
下獲罪于祖聖人書之所以為周公正不令之子孫
忝周公之典者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意如之橫逆久矣履霜堅冰其至有漸季孫宿作三軍始征其一舍三軍獨取其二四分公室有其二意如姦邪之雄其能服事魯乎此昭公所以有今日之偪也内諱奔書孫公奔于齊也意如逐公公奔齊求援于齊馬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昭公蓋失所依矣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巳其不為昭公者僅毫髮閒爾庇巳不暇何暇治魯而庇公哉說者責齊不能納公亦

迂矣然公不之晉而之齊者蓋晉嘗厚季氏而薄公以為魯政不出于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也而公前年又得罪于晉叔孫婼執辱而歸勢不可以如晉矣嗚呼内不能自安而外不見容千乘之君一至是哉原其失政之漸蓋非一日或者尤其不用子家子之謀蓋亦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晉人圍郊而齊侯取鄆其為謀一也圍郊而謀納王取鄆以謀居公聖人以其無益而求名焉故書圍郊而加以悖逆之名書取鄆而加以攘奪之罪欲要名而反得罪則後世之作僞息矣此春秋之教也鄆魯之西鄙鄆固魯邑而取之以居公齊何罪哉葢不能納公于魯而徒取鄆以居之亦已僞矣而昭公之次于乾侯鄆遂入齊而不反迄定十年夾谷之會而後

来歸書曰齊人来歸鄆讙龜隂田是也其始取以居

昭公其終卒以為巳有則聖人書取豈誣人哉初既

要名而卒以得利則齊之取鄆蓋亦妄舉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書至自乾侯令公如齊次于陽州

而書至自齊蓋晉侯不見公而齊侯見公也齊侯内

無以措公故取鄆以居之不書入而書居鄆鄆魯邑

公之固有也天王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王之固有也以鄆為公之固有所以誅季氏以鄭及狄泉為天王之固有所以誅叔帶子朝也天下與一國大小固殊其所以為固有則一也天子固有天下而無出入諸侯固有一國而無奔孫則天下定矣是聖人之意也

夏公圍成

鄆成皆魯邑公所固有也公一出奔鄆必取而後得

居成雖圍而卒不服則公雖在魯直土偶耳一民不已歸寸地非公有也魯國之民葢比屋可誅矣黨于季氏以私叛其君三家各嘘其民而結其心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君以為黨三家則然耳以為愛其主則非也成圍而不服人知罪孟氏而已豈責大義于其民哉然昭公為國而使民歸季氏而不歸已則其政葢可知矣于時公潔已而逃安得師而圍成則圍成之師齊師也齊出師而俾公圍之葢知成必固守

不可猝得俾公自圍之服則齊之功而不服則公之恥也圍一邑而不可得况欲得魯乎此公所以卒死于乾侯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之會為魯謀也圍成之役齊不敢親之懼不克而為齊辱也今謀納公齊其敢輕動哉魯于春秋固非彊國然亦非大弱於齊也季氏及二家專魯之久而得其民蕞爾之成公親圍之而不屈舉成以問魯

可知矣則齊固不可輕犯魯于是會邾莒杞以謀之以齊之大猶曰畏魯莒邾杞小國其敢議哉宜其徒會而不能納公也說者皆曰附順以攻逆脅君而伐臣勢無不克吾獨以為昭之失民久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以齊之衆圍成而成不下况攻魯乎攻而克之則為公之利攻而不克為齊之損大矣此齊所以難于納公也不論勢之彊弱而以虚義責齊此書生之論非春秋之意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猛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劉單之力也恭王居於狄泉入于成周亦劉單之力也然王猛書以而恭王不書以恭王王猛之弟計必幼於猛也幼固不能自立必有以之者而春秋不書不與劉單得以天王也猛之立於多難之時劉單不立猛則子朝遂主器矣故

聖人與其權然昔未踰年曰以王猛猶可言也今既踰年曰以天王不可訓也尊不以乎畀天王統天下之尊稱也而劉單以之其何以示後世故以天王自居天王自入為文也聖人智照百世之下所以杜亂臣賊子之釁雖微而必謹故夫有天下者不可以不明春秋而達是訓于天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胡能為哉成敗自尹氏而已則致子朝之亂者

尹氏而致尹氏之亂者景王也景王不明嫡庶之分而將立朝儲位未定而景王崩尹氏周之世卿逢王之邪心而立之怙孽偪正王室之亂者六年於兹矣卒之邪不足以勝義且不自屈行行然脅朝廷以奔楚楚彊㬥之國也蓋將脅楚以抗周焉其為悖亦甚矣聖人責朝為輕而誅尹氏為重者也立也以尹氏主之奔也亦以尹氏冠之且氏而不名見其世秉周政脅權以制周之命也奔不書出天王既入子朝出

而自外奔爾與晉之先蔑同若曰自周無出吾既辯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之亂諸樊為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于札及夷末卒國將及札而札逃夷末授其子僚僚之立非國人之欲也故雖公子光

弑之而以國弑為文國人皆欲其弑也嗚呼授受之際聖人不貴乎遜以遜者亂之基也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為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于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

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夫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使吾為季札則亦不免于逃矣故曰非賢也勢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者以為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為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

書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晉至頃公六卿彊大頃公尸位而已齊之權雖在髙

氏田氏而景公猶能出會諸侯會盟征伐皆親之晉

頃在位十三年未嘗一出與諸侯之列政無小大皆

出六卿爾令士鞅以魯君暴露於外合諸侯而謀之

彼豈能伐季氏而納公邪姑以感季氏而結死黨也

彼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何以責季氏之出君

哉然季氏方負惡名于天下鞅一出則季氏必有求于鞅鞅舍而比之可以結其心而得其死力此鞅之謀也彼區區五國之大夫蓋亦不察其謀而從之爾左氏以為宋衛皆利納公而士鞅取貨于季氏而辭二子此則眞實事也聖人惡其然列書其會而不志其故彼豈無故而徵是會哉後世必有以識之者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大夫来奔者有矣而邾獨為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略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蓋憾之虐于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于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于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来奔者四竊邑来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為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為惡著矣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為公謀也故明年公

如晉求于晉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于齊求于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令朝于晉求于臣也臣其能為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既取貨于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于晉而不得入留于乾侯者期歲而反則求于晉猶不若求于齊也吾固知六卿不忍傷其類而求之為無益矣嗚呼晉盟主也齊大國也兩求之而無一見憐者則小于晉齊者可知矣一失足於外無所容其身若昭公者固君子所宜動心也噫明王不作私黨勝而公議亡嗚呼奈何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而春遂如晉齊蓋辭公教
公如晉以求納也公如晉留乾侯者踰年而反齊又
以高張唁公者審晉之謀也公蓋以未見晉侯為辭
焉故高張未反而公復如晉齊欲公必見晉侯也齊
固不能勇于義而移之晉非愛公也幸公之去而齊
取鄆故冬公在乾侯而鄆潰齊因得之而不歸至定
十年而後反則高張之唁公非仁也詐也則齊侯移

公取鄆尤甚于晉之不見公矣謂啻公為禮吾不信

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作三軍舍中軍三家已分公室皆自征之以賦于公

而已令公之居鄆三家不復賦于公公之所征者鄆

也而公令年如齊明年如晉貢賦獨出于鄆鄆何以

堪之宜其乘公之不在釋然而潰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居于鄆書曰居鄆内邑固公之有也與天王居于狄泉同公在乾侯書曰在乾侯晉地非公所有也與公在楚同然公居鄆惟至齊至晉言之以鄆係乎魯猶若魯有也公在乾侯每于歲首必舉之以公在外不復有國也不復有國而必書公之在季氏蓋以為無君聖人獨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乾侯其誅季氏

重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為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

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頃公之世公嘗再如晉而晉不荅定公即位之初以公在乾侯不可不念也於是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而繼命躒唁公于乾侯亦觀晉之意非欲伐魯以納公蓋將和魯之君臣也故先會意如以測其意意如屈矣復唁公以致其歸噫晉之舉於是謬矣世固有

母子如初兄弟如初者安有君臣如初者哉母子兄弟生乎情歡然相愛者母子兄弟之真情也情暫離而終必合則如初君臣主乎義尊君抑臣者天下之大義義既乖其可復合乎彊而合之則必生變此理之必至者也季氏弱公室以攘其權君臣相猜矣猜嫌既生勢不相容公不殺季氏則季氏逐公各觀其釁而動也公之見逐於外迄是七年季氏專魯無復有君矣臣民皆季氏之孚雖使季氏悔而復見容公

其敢復蹈虎口哉此公與季氏勢不俱生也晉將有意於魯必合諸侯而伐之誅季氏之黨而復定位然後公入而無虞令乃内不忍忘公外不忍逆季氏命一介之使緩頰於冰炭之閒而彊合之非義也直婦人之仁矣春秋先書會而後書唁晉意自白說者不探其義而鑿生異論非晉意也亦非春秋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以濫来奔

黒肱以濫来奔與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者同不書邾闕文也而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為通濫於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於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何繫於天下哉春秋固有予賢者季子叔肸是也而黒肱實書名何以知其賢此固無足據者而穀梁之説尤為疎淡曰不

言邾黑肱何别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且别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郳邾之别封也蕭叔宋之别封也郳犂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既為别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且此與庶其無異但不書國耳非不書國也闕文也學者無疑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説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取闞

此公取闞也不書公公不親之也闞魯羣公墓隧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于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焉説者以為季氏取之且内書取有二取外邑必繫之國且加伐焉伐齊取穀是也不繫之國不加伐

則滅小國耳取邿取鄟是也今闞非外邑又非小國以為取内邑又無失之之故季氏於何而取之故知取闞公在乾侯取之也與圍成同不書公公不躬行爾左氏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將溝焉然昭公亦葬於闞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闞為死所乎嗚呼悲矣

夏吳伐越

闔閭於是勇而無謀矣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吳必

連越以奪楚援越之彊未必為吳用姑結其心以離楚黨則吳從事於楚無虞也今未伐楚而先伐越是又生一楚矣使楚越合以抗拒吳未必勝若越離而議其後吳其殆哉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於此也故伐越之舉愚以吳為無謀無謀勇於勝而不慮後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尊王室者尚義不尚惠臨天下者在德不在固周自子朝之亂恭王僅得成周固天下諸侯所宜憂也憂宗周之微則率諸侯而朝之歸貢京師以增重王室則天王以尊周室以固矣今乃以區區小惠摟諸大夫而城成周是何待京師以不廣而重王之不德邪故夫臨天下者在德而已修德以来諸侯雖都於四通八達之地無髙城深池之固天下孰敢睥睨之恭

王庸弱固無以責其德然諸侯安可以不德待天王哉故夫區區之城名曰獎王室其實卑王室名曰尊天王其實為天王之辱大矣故春秋言天子之居皆曰京師而於此獨曰成周成周在京師之西直彈丸土爾王畿千里初不如是之蹙也初子朝子猛嫡庶角立王室之危僅容一髮恭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義以納王合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令天王既入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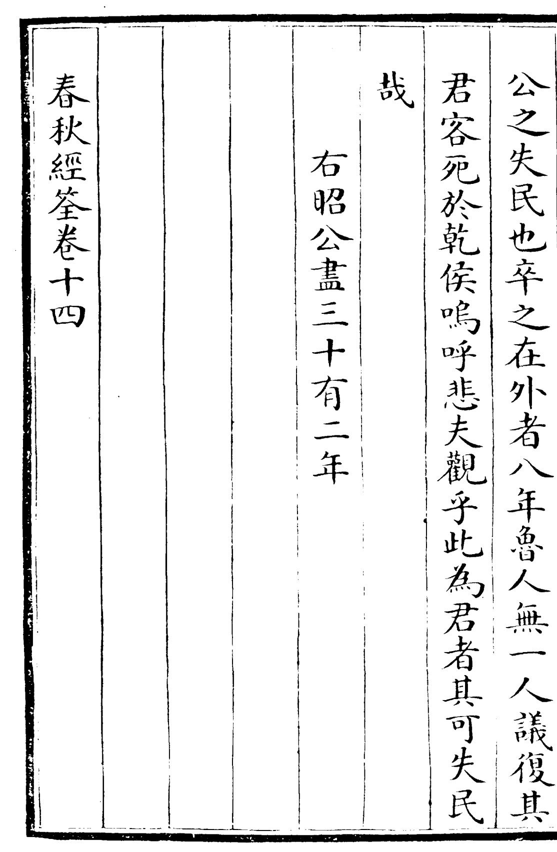
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為惠何隘哉故

聖人歷序十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而說者責之則責其大夫之專予之則予其尊王之義大夫之專久矣何獨於此而後責之況尊王之義又豈在城築板榦之間邪是皆不識尊周之大義而屑屑然憐其小惠責其專城非春秋也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人君所以立於民上者以民為本臣輔之而已用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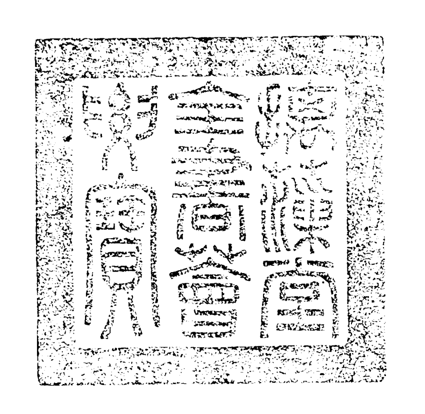
黜陟惟君之欲而民之心則不可一日而離無臣不害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故君人者必有結於民心以為邦本也昭公失國而不復非失臣也失民也魯之失民固非自昭公而昭公不能復收之政令皆出於季氏昭公主祭而已故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君雖在外魯民不知其無君也皆君季氏爾邦本既屬於他人宜昭公之不能復國也一身見逐栖栖於齊晉之境得蕞爾之鄆而居之而鄆從而潰用是知昭



公之失民也卒之在外者八年魯人無一人議復其君容死於乾侯嗚呼悲夫觀乎此為君者其可失民哉

右昭公盡三十有二年

春秋經筌卷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